

## 〈貪食蛇生存法則〉

父親總是在用非常舊款的手機，要一直等到系統容量滿了、通訊軟體顯示無法更新，他才會為了能跟那些用最新款手機的客戶保持聯繫，拉著弟弟到附近的電信行購入下一支手機。

這樣的父親在我印象中，有很長一段時間用的是那支傳說中的 NOKIA3310，與當時五歲的我手掌差不多大小的深藍機身有一半被鍵盤佔據，小長方框畫面中能做的基本上只有打電話和發送簡訊。父親總把手機放在腰間皮帶的手機套中，這讓他能第一時間就接起來自公司的電話。

大多時候我盯著那支手機發出聲響、被拿起、再被放下，偶爾父親會盯著手機畫面看久一點，屆時我便會坐在稍微近一點的距離，看父親用比鍵盤按鈕還大的手指，靈活操作螢幕中的遊戲畫面。在那個家裡還沒有電腦、每天只被允許看一小時映像管電視的年紀，即使玩的人不是自己，光是看著能夠因為人為控制產生不同後果的電子遊戲，也已經有十足娛樂效果。

NOKIA3310 僅有的四款遊戲裡面，我最喜歡看父親玩貪食蛇。

每吃到一顆樹果，蛇就會增加一小節，逐漸占據整個螢幕。父親每次都能讓蛇身變得很長，身軀沿著四方型空間彎繞堆疊，能移動的空間越來越小，卻還是能在不咬到尾巴的情況下繼續吞進下一顆樹果。

我偶爾提出想嘗試的要求，但總被「小孩子盯著這麼小的螢幕看太久對眼睛不好」為理由拒絕，我不敢再要求第二次，只能眼巴巴看著父親玩過一次又一次的遊戲。等到他把遊戲畫面關起來叫我去背九九乘法表，我才知道看父親玩手機遊戲，也被他算進屬於我的娛樂時間裡面。

後來我還是親自玩到了一次貪食蛇，只是打開遊戲的當下人坐在醫院的塑膠椅子上。

那天早上母親和平常一樣準備載我去幼稚園，她發動摩托車，引擎運轉的轟轟聲瞬間填滿整條巷子。車是母親向朋友借來的，家中原先那台鐵灰色老車在幾天前進了車行保養。

我繞到車前，雀躍地看著亮紅色的車頭，再用手摸摸車頭前架置的黑色籃子，然後視線被摩托車座椅前端凸出的一塊給固定住——那是張迷你的兒童椅，裹著比車身顏色再亮上幾分的紅皮。

「我等一下要坐前面這個！」平時沒得選擇只能坐後座的我立刻大聲嚷著，母親連說兩聲好，移開放在左側握把上的手放我上車。

我坐下，與摩托車鑰匙孔面對面，地面與在後座時比起來變得好近好近，母親的聲音從我頭頂傳下來：「好了嗎？要走囉？」

準備開口回答，但椅子比想像中小，兩側邊緣各壓在左右半邊的臀部上，我嘗試再調整一個適合的角度，伸手往前想抓住什麼當成挪動的支撐點。

下一秒，整個人就以意料之外的速度往前衝。

風狠狠擦過耳朵，混著母親的尖叫聲在耳膜上炸開，還來不及辨認眼前的情

況，更用力的撞擊又讓我的思緒碎得更加澈底。

等到又能聽清四周的鳥叫與車聲時，母親扳過我的臉，右臉頰傳來一片熱辣，我低下頭想確認，卻只看到母親被劃開一道口的小腿，細長的血正緩緩往下加長那道傷。

關於怎麼到達醫院的記憶我已經拼不回來，包含醫生究竟是如何處理右頰上的傷口，然後用比我手還大的紗布將半張臉蓋住，我用手指沿著紗布與皮膚中間的那道交界處摸過，那底下既刺又痛。

母親還在另一處做處理，我坐在醫院裡的藍色塑膠椅上，椅子很大，我可以很容易就找到舒服的坐法。晃著碰不到地板的兩條腿，還沒想好要做什麼來忽略疼痛，一個熟悉的高大身影就出現在眼前。

父親穿著公司的寶藍色制服朝我走來，腰間掛著的鑰匙串隨著步伐搖晃。我怯懦的出聲喊他後，一直到父親在身旁坐了下來，都只敢盯著自己的膝蓋看，就擔心下一秒會迎來責備，但父親說話時用的是比我想像中還和緩的聲音。

「妳是不是握到摩托車的握把？」

「那邊是控制油門的地方，妳這樣會讓車子加速。」

「妳看，這樣也讓媽媽受傷了，等一下要跟媽媽說對不起喔。」

我轉過頭對上父親的臉，眼角還能看到一點紗布的白邊，開口的時候跟著我的嘴型小幅度上下動了一下：「好。」

院內其他門診叫號的聲音響起，紅色 LED 燈板隨著兩次長音換了下一個數字。八——十——五。我在心中默念，前陣子幼稚園已經教到一百，是我用雙手比不出來的三位數字。

「媽媽可能還要再等一下才會好，妳先玩一下遊戲。」父親將我的注意力拉了回來，他拿出那隻我從沒機會碰到的手機遞給我，小小的重量填滿整隻手。

我又看了父親一眼，才依著記憶中的步驟點進遊戲主頁面，再選了貪食蛇，一條黑色短蛇出現在畫面中央開始爬行。樹果一顆接一顆出現，我壓著代表上下左右的數字鍵，讓蛇一一吞下。

一開始還算順利，我的蛇很快有了漸長的身體和尾巴，父親玩時我喜歡看著蛇首在這一側筆直前進，另一側的蛇尾還在彎彎繞繞，或是在可以筆直吃到果子的時候，也讓蛇多轉了兩三次，就只想看直線被折成好多段不規則曲狀。但或許我終究是個新手，一個不注意就讓蛇頭在彎繞著吃下樹果後，直接撞上自己的尾尖。

尾尖被當成樹果一樣吞下，我準備往按下其中一個數字鍵的手頓了一下，手機畫面彈出一個小方框，宣告遊戲結束的同時也出現是否繼續新一局的選擇鍵。我又接連玩了幾次，即使已經不刻意嘗試那些花樣，但結果還是沒變，好不容易餵得細長一點後蛇就容易咬到自己。

退出遊戲，我將手機還給父親，父親則略微詫異地看著我。

「怎麼不玩了？不好玩？」父親問，「不是都吵著要玩？」

「很快就死掉了。」我扁扁嘴，然後很快想起父親並不喜歡這種動作，立刻

接著說：「每次很快就會咬到自己……。」

「咬到自己又不代表就會永遠死掉。」父親挑眉，又重新點開手機的貪食蛇遊戲畫面，「再玩一次就好啦。」

父親像往常一樣熟練，只是這次他特地在中途讓蛇從中間偏後段的位置咬下身體，接著不等我心中的驚呼結束，又像沒事一樣繼續點下螢幕上詢問是否繼續遊戲的確認。

「又不是咬到遊戲就結束了。」父親的眼神還專注在螢幕上，「多玩幾次熟練了自然就能玩得久。」

蛇又逐漸變回前一局最後的長度，我微微傾著身體看螢幕，手心壓在連接椅子跟椅子中間冰涼的鐵桿上，那會讓我覺得跟臉上傷口傳出的熱有所平衡。

過沒多久母親也結束治療，基本只是幾處沒什麼大礙的擦傷，早上的意外傷得最重的還是那輛借來的摩托車，原先完好的紅車頭爬滿無數條黑色裂痕。母親直接在醫院打了電話向朋友道歉，說會把大小傷痕都修好，但要晚幾天才有辦法還車。

父親把手機收回腰間的套子裡，我已經忘記他有沒有過來抓住我的手，只記得他說：「走囉。」

後來的日子裡父親還有再讓我玩過幾次貪食蛇，不知道究竟是因為父親說過的話，還是年紀增長的緣故，我已經鮮少會在蛇身被咬去後慌了手腳，結束一局貪食蛇的時間每一次都能被拉得更長。

只是那時身邊的人也陸續開始換了手機，掀蓋與滑蓋這樣藏住鍵盤或螢幕的款式成為大宗，尤其是 iPhone 在台灣上市的消息一出，偶爾也能在人群裡看見幾個拿著能直接用手指操控螢幕的身影，而像 NOKIA3310 這種一體成形的機款則開始減少。

成長到被允許擁有自己手機的年紀後，我也經歷了一輪從滑蓋手機換到逐漸成為主流的觸控型手機的過程，手機不再有內建遊戲，因為有了網路後，可以下載任何感興趣的遊戲到手機裡。我也曾下載過幾款貪食蛇遊戲，甚至找到了說能讓人回味最初貪食蛇樂趣的，打開遊戲後手機上直接出現一支 NOKIA3310 手機的正面。用手指點上那些數字鍵，蛇就會開始移動，就像以前玩的貪食蛇那樣，只是再也沒能擁有用指腹半摳著矽膠按鍵邊緣壓下的觸感。

而父親終於也踏上了一樣的路，買了同為藍色系的掀蓋手機，NOKIA3310 被關了機收進家裡某個角落。掀蓋手機裡面沒有遊戲，並且以比我想像中還快的速度（當然對一般人來說還是很慢的）被汰換掉。

父親說：「因為客人需要用 Line 聯絡。」但他換的仍是機型老舊的觸控款式，我原先以為是公司要父親多跟客戶聯繫感情，只是同時也發現，父親一星期待在家裡的次數似乎多了起來。

我問過母親原因，她只說最近公司多半都會讓員工一週休假幾天。我想起那陣子電視新聞中常出現的「無薪假」，把母親的說法當作是對這個名詞的解釋。

父親放假的日子裡也不是什麼都不做，只是開始做起一些我不明白的事。家

中從玄關到客廳中間有一塊空間，那裡被父親買來組裝的三層鐵架子佔據，上頭開始堆疊幾盒螺絲與零件，還有幾台有一定重量但我說不出名字的那種機器。

然後他開始一星期有幾天會出門，但幾乎都是中午過後，有時候傍晚就回來，也有時候會打電話要我替他買晚餐。出門時穿的也不是那套寶藍色的工作制服，而是母親買的 POLO 衫，工作包也成了素面斜肩包。

奶奶是家裡第一個對這件事情困惑並問出口的人，當時我正要出門上學，剛好聽到母親對奶奶解釋：「他最近開始自己出來做啦，就先去接觸一些他原本在公司就接的客戶，他們公司老闆沒有想要繼續做，下個月準備要收起來了啦。」

一些躁動的情緒從心底蔓生，我不敢問，只能在同學疑惑父親怎麼在平日有空時，再次意識到自己說漏嘴而開始編造起理由。

他剛好放假啦。我也用了母親對我講過的說詞。

我不知道父親怎麼會有勇氣做這些事情，他怎麼能知道客戶會不會願意跟只有一個人而不是一間公司做交涉？他怎麼能確認自己還能穩穩撐住一個家？他怎麼能表現得毫不憂慮，在被打斷原先步調後繼續前進？

他怎麼能？

又一次冒出這些無解的問題，我打開那款號稱有懷舊功能的貪食蛇，雖然幾乎不玩手機遊戲、一整支 NOKIA3310 直接出現在螢幕上也有種可笑感，但至少能成功轉移注意力。

我已經足夠熟練到能恣意操縱蛇，讓蛇頭在快要咬到蛇身的前一秒才轉向，或是多轉了幾圈才吃掉樹果，就算在蛇身的長度與累積的分數都達到幾乎要突破個人最高紀錄時失敗，也就只是再開啟下一局繼續遊戲。

父親拿著一盒螺絲從房間走出來放到鐵架上，看見我平放的手機上緩緩前進的蛇。

「妳以前不是不愛玩？」

「哪有！」

「妳以前玩一下就說死掉不想玩了啊。」

「那已經很久以前了！」視線被螢幕框固定住，但我還是嚴正反駁，「而且那是因為抓不到訣竅，我現在已經很會了！」

「這哪有什麼訣竅啊？就是死掉的話再重玩一次而已。」父親說，他在鐵架最下層翻找後拿走兩包零件，不等我回應又走進房間。

我看著父親直挺的背影，他或許一直都信奉著同一種法則，貪食蛇死了沒什麼，再重來一次就好；原本穩定的人生遇到被工作十幾年的公司遣散，再嘗試其他方法繼續前進就行。

手機畫面裡的蛇死了，我點下再來一次的選項。